

天津卫本就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天津“戏曲码头”“曲艺窝子”的地位,梨园行也素有“北京学艺,天津走红”的说法。天津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摇篮”,不仅是现代戏剧大师李叔同、张彭春、曹禺的故乡,还以南开系列学校为中心形成了中国北方话剧运动的重镇,曹禺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都与天津文化的滋养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从古至今浓厚的戏剧氛围和丰富的曲艺种类,使天津百姓有着“爱看戏、看好戏”的文化传统,也使得天津的戏剧文化和风尚氛围在全国独树一帜。

今年9月,“天津戏剧节”拉开帷幕,80余部剧作在津门轮番上演;4月开幕的“蹦豆儿喜剧节”从2020年亮相津门到今年已是第四届。经由戏剧节的整合作用,天津作为“戏剧之城”的文化名片更加亮眼。作为戏剧之城,自然承载着传承发展中国戏剧传统的更多期待,天津围绕戏剧文化作出的努力是否能够打造出独属天津的鲜明文化标志,能否做到“有特色、留住人、成体系、记得住”,这是摆在天津戏剧文化建设和戏剧节打造面前的重大课题,也决定着津派戏剧到底能够走多远、走向何方。

### 开放包容、多元并蓄成就的“津派”

到底什么是“津派戏剧”?这一概念尚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在戏剧史上,并没有“津派”这一明确提法,并不像京派、海派、关东作家群和川剧作家群那样有代表性的剧作家群和流派传承,也不像港澳台地区的戏剧因特殊的历史和地域而自成体系。天津更像是一个异彩纷呈的大舞台,多元包容令不同的艺术门类于此落地生根。1907年,天津建成了用于各种剧目展演的“慰亭堂”;1936年,中国最高水平的演出场所——中国大戏院落成,戏剧名角纷纷来津献艺,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以及评剧、梆子、越剧、川剧、吕剧名家都曾在此留下经典演出剧目,京剧名家孟小冬、刘秀荣,评剧大家筱白玉霜、新风霞都是在天津唱红后才名震全国,当时流传着一句话“不在天津唱红不算红”。清末民初,天津也因特殊的政治地理位置而成为有着强烈思想启蒙意味的“戏曲改良运动”殊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夏月润、田际云等长期在此演出。到了中国话剧萌芽时期,天津是西方话剧输入中国的桥头堡和集散地,现代话剧艺术进入中国的两条路径都与天津直接相关,一条是由张伯苓、张彭春自欧美直接引入中国,一条是由李叔同和“春柳社”由日本带回天津,再扩展到全国。无论是戏曲还是话剧,天津独特的政治地理位置和文化底蕴,注定了她的戏剧不局限于地域性,更是具有普遍情感和共同价值,立足天津而走向大众的。

可以这样说,天津的戏剧艺术历来是面向世界、多元发展、百花齐放的,因此,开放包容、多元并蓄注定了津派戏剧的核心要素之一。

按照通常的理解,某一地域戏剧派别的基本定义应当是本地人用本地语言写本地事,然而天津戏剧却没有这种明显的地域性。以出生在天津的戏剧大

## 探索中的津派戏剧

杨一丹



①



②



③



④

师曹禺为例,《雷雨》剧中鲁贵家,据曹禺讲述是取材于“老龙头车站(今天津站),一道铁栅栏门以外的地方”,“周公馆”的原型则融合了曹禺自家的“万公馆”和位于今泰安道13号的周学谦旧居;《日出》一剧的创作,灵感和蓝本也完全在天津,“地点也可以说基本是在天津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另一部经典作品《原野》的写作缘由,与曹禺亲历的1917年海河流域罕见的特大洪水直接相关。可以说,《雷雨》《日出》《原野》都有天津人、天津事的原型,但却没有明显的“天津味儿”,以至于很多人至今认为《日出》是发生在上海“十里洋场”中的故事,更多的人认为这些作品都是超越于具体时代背景而深入人性本身的。另一位戏剧大师焦菊隐也是一样,同样的还有著名剧作家黄佐临、演员石挥——他们都成长于天津,但他们的作品却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与一些大都市、与世界、与人性接轨的。

这或许又要回到天津独特的政治地理环境寻找原因。天津自古为九河下梢、拱卫京畿之地,近代天津更成为“九国租界”,中西荟萃,工商汇集。天津的戏剧艺术历来是面向世界、面向人性本身的,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成就了津派戏剧的核心要素之二。

因此,定义和理解津派戏剧,或许并不只是在“津味儿”上下功夫,而是要回到天津历史文化和戏剧渊源本身的独特性,从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性出发,在开放包容、多元并蓄、面向世界的现代性范畴内寻找津派戏剧的定义和发展方向。

### 除了喜剧,津派还需要什么

当然,谈到津派戏剧的特点,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那就是“恨”。近代天津形成了多元包容的城市文化,燕赵强人的豪爽义气、京畿遗老的随性豁达、市井小贩的精明算计、三条石工人的负重自强,最终都凝练成天津人乐观幽默的性格;这座城市的商业性质也使得天津市民普遍能说会道,“卫嘴子”由此而来。能说会道、诙谐逗笑不仅是天津市民文化的突出特点,也成了天津老百姓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基本要求,使得天津喜剧艺术门类极其丰富。

确实,喜剧在天津有着很强的代表性,有着最深厚的审美土壤和消费需求。当下一些剧团创作的戏剧,动辄定位为“爆笑”,仿佛没有爆笑就撑不起“津味”二字,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如果一味追求笑,那么难免会丢弃戏剧背后更为厚重的精神内核。幽默乐天、民淳俗厚确实是天津戏剧文化的主要特点,但并不是天津城市精神和津派戏剧的全部。

除了喜剧,津派戏剧还需要什么?笔者认为,津派戏剧还有厚重的戏剧传统需要挖掘和弘扬。以话剧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中国话剧史研究领域存在着“重南轻北”的倾向,这个“北”,指的是以天津南开系列学校为中心的北方话剧运动。天津不仅是话剧进入中国的桥头堡,更是20世纪上半叶戏剧革命的先锋城市。早在1908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便提倡开展课余演剧活动,用以贯彻戏剧教育思想,“藉演剧以练习演说,改良社会”;1916年,周恩来在南开《校风》周刊上发表文章《吾校新剧观》,阐明南开新剧的使命与功能,即对民众实现“开民智,进民德”的教育。从1909年到1937年,在张伯苓和张彭春的主持下,南开话剧演出剧目达到108部,周恩来、曹禺都曾为南开新剧团的主力演员,《一元钱》《新村正》《争强》《娜拉》《财狂》等剧,不仅在当时的华北引起轰动,至今仍有着深远的戏剧史和社会意义。

津派戏剧曾真正开启了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传统。王国维曾说过,中国人天生具有“乐天精神”,中国文学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悲剧,都是讲究“因果报应”和“大团圆”,而曹禺的《雷雨》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命运悲剧,呈现了人性底色最深处之弱点与无奈……

由此可见,津派戏剧有着光荣的传统,有鲜明的革命进步色彩,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悲天悯人的深刻哲思,因此,当下津派戏剧的发展方向要勇于走出喜剧的舒适区,向着更广袤的生活和更深邃的人性进发,开掘更内化的情感和共鸣,在追问人与社会最根本的价值中寻求戏剧表现力和生命力。

### 创造新的津派文艺意识和要素

历史上,“津派戏剧”虽无定义,但确实为中国戏剧史作出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在当下,如何继续弘扬津派戏剧开放

包容、多元并蓄、立足天津、面向世界的精神内核,同时进一步丰富新时代津派艺术气质,树立新的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首先,要丰富津派戏剧的文艺要素,就要持续输出原创好作品,在题材上要跳出市井文化和喜剧题材的舒适圈,对现代与传统、中国与外国、雅与俗等多元文化进行整合,深度发掘天津在近现代历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先锋作用,接续传承天津文脉,突出天津的现代性精神,提升天津城市文化在全国版图中的战略定位。天津人艺近些年推出了不少具有天津特色的原创作品,《蛐蛐四爷》《相士无非子》《海河人家》《俗世奇人》等偏重于天津市民文化的“全景展览”,而今年10月上演的大型原创话剧《赶大营》,展现了津商的家国情怀,“在天津之外寻找天津”,这也对津派戏剧的题材拓宽和创新有所启发。

其次,津派戏剧是多元包容成就的戏剧,要敢于成为百花齐放的大舞台。2023“海河戏剧节”和2024“天津戏剧节”都呈现出一种开门办戏剧节、资源整合、形成合力的思路,但美中不足的是,其中鲜有首演剧目和世界顶级剧目。2014年至2017年,天津曾连续举办“曹禺国际戏剧节”,大胆引进了代表当时世界戏剧舞台极高水准的《朱莉小姐》《耶德曼》《蘑菇沙皇》《在底层》《阿波隆尼亚》《查理三世》等剧目,俄罗斯话剧《兄弟姐妹》、中国国家话剧院《伏生》《朝天门》《金锁记》等剧目争相在戏剧节首演,由此,“来天津看戏”一时成为时尚。今天的津派戏剧要发展,更要大胆引入顶级剧目,敢于站在世界戏剧的最前沿,重回文化荟萃的桥头堡。

最后,讲好“戏剧之城”故事,实现津派戏剧与城市历史文化的良性互动,推动戏剧走出剧场、走向生活。天津近年来根据小洋楼的历史文化渊源,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演出,成为引领全国风尚的文化现象。由此,进一步盘活天津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地标,经由戏剧讲述城市历史文化底蕴,以文润城,以戏惠民,打造新的文化看点和消费增长点。

图①:天津人艺1956版《雷雨》剧照  
图②:天津人艺2024年《赶大营》剧照  
图③:话剧《日出》沉浸式演出剧照  
图④:2024“天津戏剧节”部分推荐剧目

舒婷是海的女儿。

她的第一本诗集《双桅船》里,有《致大海》《海滨晨曲》《珠贝——大海的眼泪》等十几首作品,这是直接歌颂她养她的大海,是一个生长在海水边的女儿对母亲的报恩,或者是海浪木船沙滩对她的启示。海的女儿为大海唱歌写诗,就像海底生长红珊瑚,海岸布满红树林一样自然。

诗人舒婷从海岛鼓浪屿崛起,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大事。“红房子,老榕树,海湾上的渔灯/在我的眼睛里变成文字/文字产生了声音/波浪般向四周涌去。”以舒婷为代表的几位青年诗人的崛起,震动文坛,波及社会,成为新时期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谢冕教授在《她们的抒情诗》里热情赞美她及她们的诗:“舒婷的出现引起了当代人的关注。她以青年女性特有的细腻,写出了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的渴望与怅惘,少女初恋的朦胧的喜悦和着噩梦的惊悚,造成了属于她自己的美丽的忧伤的风格……一种受到长久压抑之后重获生机的惊喜交加的复杂心理,特别是青年女性的微妙情绪的倾诉,无疑在她的诗中得到了艺术的凝聚。”

谢冕、孙绍振等北大出身的诗学家为“朦胧派”诗人群体的崛起欢呼,鼓舞了这些刚刚走进文学队伍的新人,呵护了刚刚冒出新芽的新人们的作品。当年,这个群体的诗被称为“朦胧派”。起初,这个称号有一种解释:有的诗看不懂。中国诗向来有“诗无达诂”的声音,看不懂,不应成为诗人被指责的理由。但在一个特定时期,说“广大读者看不懂”,就是创作倾向和方向以及文学为什么人服务的大是大非问题。好在,有诗评家的挺身支持,有外界氛围的宽容,舒婷们还在勇敢地歌唱:“他们在天上/愿为一颗星/他们在地上/愿为一盏灯/不恰显得多么渺小/只要尽其可能/唯因不被承认/才格外勇敢真诚。”舒婷的诗回答了时代的疑问,也用诗提出了一代青年的诉求。

在《双桅船》里,真正属于爱情的诗不多。凡涉及女性特有的对爱的渴望,对理想伴侣的朦胧描述,在诗集中很少。《致橡树》这首诗,据说有一些青年曾在婚礼上朗诵。这首经典作品的内核还是高扬女性自主自立意识,只不过是以纤弱柔美的女低音唱出。

舒婷的诗整体上传达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她是女性诗人,更是海的女儿。因为目之所及是碧蓝的海和连接天际的海岸线,海涛波浪孕育了她宽阔的胸怀,潮涨潮落,海滩上搁浅的木船,码头上的出发和到达,刺激她的海之思。“呵,生活,固然你已断送/无数纯洁的梦,/也还有些勇敢的人,/如暴风雨中/疾飞的海燕。”不能不说,这首作于1973年的诗,是受高尔基《海燕》的启发。海燕在风浪里搏击,给青年展示了生命的强悍和生活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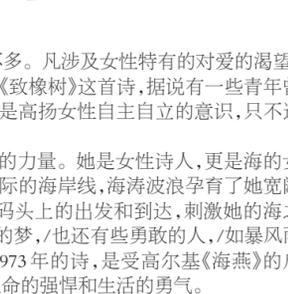
《双桅船》里,有两首涉及重大题材的作品,一首是《风暴过去之后》,在一场震惊世界的海难中,记者追问报道,诗人没有缺席,舒婷——一个柔弱的女诗人,表达了她对生命的呼唤和沉思,对人——这个马克思主义出发点的回望。早期的诗人舒婷,是受过俄罗斯文学影响的。另一首是《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以“破旧的老水车”“失修的路基”等意象歌颂祖国,与莱蒙托夫的《祖国》有类似的处理方式。舒婷与莱蒙托夫一样,“我爱祖国,但用的是奇异的爱情”。爱一个人难,爱全人类易;爱贫穷的祖国难,爱能给自己带来财富的祖国易。爱是具体的,诗句就是落实的,具象的。

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诗人的诗,鼓舞了一代青年。“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舒婷的诗句,为一代青年代言,唱出了一代青年心底的歌。不管青年时代遭受过多少磨难,磨难只能让人更坚强;时代的海风,还是要推着他们乘风破浪,驶向彼岸。

十几年前,我去鼓浪屿,在这个面积只有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看见了音乐厅和漂亮的民居,看见了林巧稚、马约翰的雕像;又想起在这个小岛上出生的钢琴家殷承宗。在离郑成功雕像不远的海滩上,我下海游泳,脑子里在想:为什么在这个“迷你”小岛上,能够连续产生好几位杰出人物?空间的文化密度和人才的成长,究竟有什么关系?当著名音乐指挥家郑小瑛的身影在小岛上闪过时,我又想到了在这个红瓦绿树小岛上生活的舒婷和她的诗。

## 鼓浪屿的女诗人

卫建民



## 《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 超级英雄的“家庭之爱”

刘燕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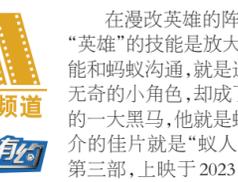


因,为了女儿,他无所畏惧地面对一切挑战。

饰演蚁人这一角色的演员保罗·路德,一直有着“万年配角”的标签,直到46岁才一举成名。路德年轻时一度打算靠脸吃饭,但好莱坞帅哥遍地走,颜值显然不足以支撑演艺之路,于是他干脆放下偶像包袱,走上扮丑搞笑的路线,在《我们的傻老哥》里演一个傻乎乎的大老粗,在《四十而惑》里演一个陷入中年危机的宅男。其实,路德的演技功底不浅,他是戏剧科班出身,早年在戏剧舞台上磨砺出深厚的演技实力。颜值、演技两手都硬的他,大多数时间都是配角,所幸出演“蚁人”一角,令他最终脱颖而出。从搞笑配角到超级英雄,路德用他的坚持和演技证明:即便是小人物,也能用真诚和努力活出光彩。

《蚁人》第三部还有一大亮点,就是迈克尔·道格拉斯饰演的皮姆博士再度出山。这位好莱坞老牌巨星,这次要勇闯量子世界,展现“宝刀不老”的风采!蚁人的家庭故事线也再度升级,他一直最为呵护的女儿如今也成长为一名小战士,要和爸爸一起闯世界!

11月16日22:22 CCTV-6 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11月17日15:5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在漫威英雄的阵营中,有一位“英雄”的技能是放大和缩小,外加能和蚂蚁沟通,就是这样一个个平平无奇的小角色,却成了漫威阵营中的一大黑马,他就是蚁人!本周推介的佳片就是“蚁人”系列电影的第三部,上映于2023年的《蚁人与黄蜂女:量子狂潮》。

自2015年起,漫威影业已经推出三部“蚁人”系列电影,累计票房超过16亿美元。《蚁人》上映之前,这个角色并不被看好。漫威其他英雄个个拥有无数“粉丝”,

但很少有人真的喜欢蚁人,就连团队里的小伙伴也不太把他当回事儿。不过,靠着幽默和搞笑的风格,小蚁人硬是杀出了一条自强之路!首部电影用1亿美元预算拿下了超过5亿美元的票房,到了《蚁人2》,更是再创佳绩,还贡献了不少名场面。蚁人的本事就是能缩小、变大,技能虽然不够酷,但力量却不会减弱,单挑精英安保大员完全不在话下;他还可以变得比船大,但能在城市中央把卡车当滑板,还能单手甩飞蜘蛛侠。不过当超级英雄不仅是打打坏蛋、拯救地球,对蚁人来说,最大的动力是他的小女儿凯西,蚁人做错事进了监狱,出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要重新成为一个好爸爸,女儿是他不惜一切去拼命的原

汤;青菜。”之后有两个多月没有再吃这道菜。直到1928年4月3日晚上,鲁迅家又吃了一次:“鱼片蛋;鲑鱼干炖肉;煲牛腩;油菜。”4月24日中午,改了个吃法——煎鲑鱼,另两道菜分别是咸鱼蒸肉、草头。煎鲑鱼是最简单的吃法,即把鲑鱼干泡水去咸后,切成小长条,放油锅里慢火煎,以两面都煎至焦黄才好吃,香,有嚼劲。4月28日晚上,鲁迅家又吃了一次鲑鱼干炖肉,另两道菜是煎蛋和油菜。除了一次只有鲑鱼干炖肉外,其余几顿都是两种鱼,一顿饭吃两种鱼,可见各种鱼确是鲁迅和许广平的爱。

鲑鱼干炖肉的做法和红烧肉差不多。先准备材料,带皮五花肉适量,鲑鱼干半斤,其他配料如蒜片、姜片、胡椒、葱段等,还有酱油、料酒、冰糖等。鲑鱼干切块后,要用温水泡一两个小时(以发透为宜)。操作顺序如下:分别将肉和鲑鱼焯香,分盘装好;热锅放花生油适量,煸香蒜片、葱段、姜片、胡椒、干红辣椒;投入焯好的五花肉块炒干,炒出肉香味时即倒入酱油,把鱼干炒出来;再加上鲑鱼块,料酒和冰糖稍许炒拌;最后加水,以水漫过食材为宜;盖上锅盖,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左右即可食用。

### 生活中的鲁迅(十八)

## 鲑鱼干炖肉

陈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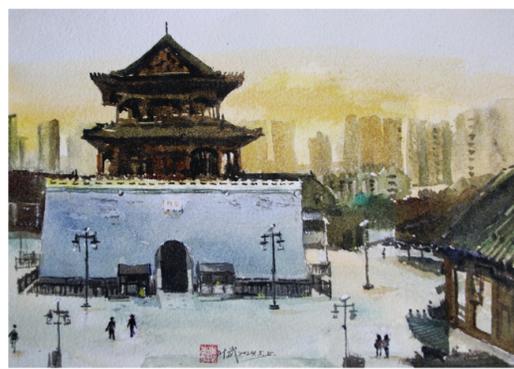
鲑鱼干炖肉外,鲁迅家还吃过一次“咸鱼干炖肉”,时间是1927年11月21日的晚餐。如果说鲑鱼干只是指鲑鱼,而咸鱼干则可有多种鱼,如白鱼干、青鱼干等。咸鱼干和腊肉一样,同样是越中风味,周作人在文章《鱼腊》里介绍说:“在久藏不坏这一点上,鱼干的确实最好,三尺长的螺蛳青,切块煮熟,拗开来肉质红白鲜明,过汤下饭都是上品。”在《忌日酒》一篇里,周作人提及“荤素两全之席”时,有“鱼用煎鱼或醋溜鱼”之句。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里有《酒楼》一篇,写到鲁迅的《在酒楼上》的故事情节,巧遇吕纬甫,添加两小杯酒外,还加了菜,指定了四样,茴香豆、冻肉、油豆腐和青鱼干,文中说:“青鱼干是上等的鱼干,用螺蛳青所做,

晒好后切块煮熟即可吃,或装瓷瓶内,酒以烧酒,则更是松软,但酒楼上所有大抵只是常品而已。”常品也是下酒的好菜,鲁迅写到了,大约在绍兴时吃咸鱼干的印象很深。周作人还有一篇《吃鱼》的文章,开头就说:“生长在江浙的人说起鱼来,大概总觉得一种爱好,孟子说鱼亦‘我所欲也’,可见这并不论地域……水乡不必说了,便是城里也都是河道,差不多与大街小巷并行着,一叶渔舟,沿河高呼‘鱼虾虾荷’,在门外河埠头就可以买到。若是大一点的,有如胖头鲢鱼、鲫鱼之类,自然在早市更为便利,总之在那里鱼虾的供给是与白菜、萝卜一样的普遍着。”说到鱼如何吃,又云:“三鲜里有鱼圆,此外总有一碗煎鱼,近似所谓瓦块鱼……农工老百姓平常少吃肉,鱼介却是常用,鱼圆固然是小鲜,介则范围颇广,虾、螺、蚌,得着便吃,价也不贵。此外宁波来的海味,除白鲞外,王瓜头鲞,带鱼鲞以至淮蟹,因腌货可藏而又不坏,大家爱用,南货店之店铺多,生意好,别处殆鲜有其比。”这话绝不是吹牛。

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说:“淮南鱼盐甲天下,黄金坝为郡城鲍鱼之肆,行有二,曰咸货,曰腌切。

地居海滨,盐多人少,以盐渍鱼,纳有福室,糗干成羹,载入郡城,谓之腌腊。”也说得明白了,就是腌后晒干的那类。流行于清代中叶的袁任奇书《溇湖集》中的《江鲜部》里,记录了好几种腌鱼的方法,其中有一种糟鲢鱼的方法,曰:“腊月将鱼洗净,切大块拭干,每斤用炒盐四两,擦过腌一宿,洗净晒干。陈糟一斤,炒盐四两拌匀,加烧酒,盖口装坛封泥。又,冬月大盐腌干,次年正月取陈糟和烧酒,拖鱼入坛糟,复烧烧酒、花椒泥封,四五月用。”江南腌鱼干如此成风,难怪鲁迅从小到成年再到定居上海都爱吃了。

(陈武先生的系列文章“生活中的鲁迅”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冯志远先生的系列文章“典籍里的天津”。——编者)



津门鼓楼(水彩画) 叶武文并图

鼓楼位于天津老城厢中心,始建于明朝弘治年间,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是天津城市历史的重要见证者。鼓楼高三层,一层方台下宽上窄,辟有四个拱形门洞,通行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方台上建有汉白玉栏杆,木楼设斗拱和飞檐,做殿式旋子彩画,重檐歇山屋顶。我的这幅水彩画着重表现朝霞中的建筑光影之美,通过对光影的运用及虚化的远景高层群,形成画面对比节奏关系,突显鼓楼建筑主体,也营造出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的独特意境,体现天津这座城市的底蕴与魅力。